

教化與拯救

——基督徒如何看孔儒學說——

講員：洪予健牧師

按：本篇信息出自 2010 年 9 月 3 日「信仰與文化」系列講座，內容見竅睹微，思辨洞達。講員為加拿大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師、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董事，授權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整理文字稿，2011 年 5 月初上網，歡迎弟兄姐妹傳閱及傳福音之用。信仰與文化講座是由北美浸信會信友堂與溫哥華短宣中心主辦、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協辦，自 2004 年舉辦至今。

【演講文字稿】

前言

基督徒照著神的聖經啟示，應當如何看孔子？這是牽涉中國文化重大架構的特質，可是在歷史上，到現在為止，基督徒在這方面的陳述很少、很貧乏。羅馬書提到「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比較，或以為是，或以為非。」(2:14-15) 這講的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種形式，但猶太人很驕傲，認為上帝是把成文律法藉著摩西賜給他們。中國人也很驕傲，認為中國人有自己古代的聖賢孔子，還有「憑良心」之說，這種情形到底是怎麼來的？就是羅馬書指出的，在以色列民看為「沒有律法的外邦人」(在以色列民之外的人)，沒有得到律法，自己便成為自己的律法，這同樣顯出了律法的功用也刻在他們的心裡，所以他們的是非之心也一同見證，而且他們的心思會互相比較，或以為是、或以為非。這段經文的最大明證，就像孔子、孟子這些先賢學說中，對公義、是非、道德、仁愛的一種表達和追求，因為這是上帝的普遍啟示在人心裡發生作用，然後使人產生的一種回應。但是請注意！他們的回應和表達並不是上帝普遍啟示的本身。

我們作為基督徒，已經得到上帝的靈住在我們當中，有上帝的成文啟示擺在我們當中，如同一道光打進來，使我們原來的迷惑、渾沌得以覺醒過來，此時再看孔子就不一樣了；如果基督徒看孔子與其他中國人沒兩樣的話，我們實在是虧欠了上帝的恩

典，因為是我們自己在上帝真道上領悟不夠，對同胞來說，也是我們沒能把同胞愛表達出來。箴言書說得很不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9:10)這種真智慧、超然的智慧的開端，是無法在孔子裡面找到的，因此，我們今天要從一個更高的智慧出發，來看孔子的學說精華及其不足之處。今天的講座，我們從孔子在中國經歷罕見的禮遇和遭遇談起，再對孔子學說作一些扼要介紹，最後講我們應如何擺正孔子及其學說的位置（基督徒的福音與文化使命）等三大部份。

一·世所罕見——孔子在中國奇特的禮遇和遭遇

1·禮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代帝王的追封與建廟，政府舉辦祭孔大典

孔子，名丘，英文叫Confucius，世人都知道的文化巨人。他生於主前 551 年的魯國（春秋後期），是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全世界的中學課本裡面講到東方哲學和中國歷史的時候，那怕編得再少也會提到他的名字。如果要對中國有一個重大認識，都會藉著孔子這扇窗戶來瞭解。

自西漢的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奏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歷代帝王的統治都為了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不斷的追封、追謚（有時一個朝代裡就追封好幾次），還有在各地建孔廟。我選一些代表性的給大家看一下：西漢的漢平帝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又加了一階封他為「至聖文宣王」。到了元朝，蒙古人知道要把漢人的老祖宗搬出來，以漢治漢，因此元成宗把孔子封得特高，叫「大成至聖文宣王」。到了明朝的世宗皇帝，由於朱元璋不喜歡孔孟，尤其對孟子講的「民為貴，君為輕」這一點，朱元璋大光其火，要燒掉孔孟著作，所以在明朝就調降了一點，封孔子為「至聖先師」，王變成師了，只有皇帝才是王，但明世宗還是不敢拿掉「至聖」兩個字。到了清朝，清世祖為了收服漢人，也極力的搞這一套，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到了中華民國，即使經歷五四運動，還是繼續尊稱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

在孔子的身上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祭孔大典。「祭孔是華夏民族是為了尊崇與懷念至聖先師孔子，主要在孔廟舉行的隆重祀典。」這是我從百度百科看到的說法。祭孔是兩千多年從未間斷的，成為世界的祭祀史、人類文化解釋上的一個奇蹟，是非常罕見的，一個人物能夠被捧到這樣的高度，有朝廷/政府一再組織國家性的隆重祭典，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古代稱之為「國祭大典」，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後，祭孔開始升格；到了元、明、清三個朝代，皇帝祭孔的場所主要在北京的孔廟，而清代的祭孔達到頂峰，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後八次親臨曲阜祭拜孔子。1949 年共產黨建政後，大家知道就沒有了，因為馬克斯說信仰是中空的理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後，才恢復民間的祭孔活動，2004 年就開始由國家出面了，轉為政府的公祀，由首長出面，國家發經費去舉辦，並且由清代的模式轉為明代的模式（因為清代是外族，明代是漢人政治）。祭孔的繁文縟節、禮儀套數很多，這世界上沒有其他文化巨匠可以像孔子一樣受到如此的尊崇禮遇。

2·遭遇：焚書、坑儒，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打倒孔家店，破四舊、批林批孔

*比較：世上各國的文化名人，例如：蘇格拉底在希臘，雨果在法國，莎士比亞在英國，哥德在德國，都不曾有孔子在中國如此大起大落的遭遇。世界級的宗教領袖，一般來說沒有國別之分，例如：釋迦牟尼不屬於印度，卻屬於佛教；穆罕默德不屬於哪一個阿拉伯國家，卻屬於伊斯蘭教；猶太人不因耶穌為族人而自豪。

「**焚書坑儒**」：孔子的遭遇也是非常奇特的，從秦始皇當政，滅儒家、興法家以後，於主前 213 年接受丞相李斯的主張，焚毀了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史書，即「焚書」事件；次年又在咸陽殺了 460 名儒生，即「坑儒」事件。這是第一個把孔子儒家學說看為危險的時代。秦始皇以法家赤裸裸的暴力政策，使得日後沒有人敢再搞全國性的運動。（和尚出生的朱元璋，造反以後當了皇帝，他只敢罵、還不敢行動，他的後代還是尊孔。）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說法。

「**五四運動**」：是以一種愛國的方式講的，中國說自己是泱泱大國、禮儀之邦，有幾千年的文明，但怎麼西洋文明一來就每戰必敗，還敗的一塌糊塗，連東洋都打不過，所以是恥上加恥，因此就認為國家變弱是始於器物之不夠，就產生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後發現這也不行，因為政治上的落後，所以又搞「戊戌變法」，但沒有成功；再來就是辛亥革命，更激烈的，成功了，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那應該是最先進了嘛！可是又發現，整個國家和民間在各方面的思想根本沒有轉過來。因此他們認為，真正的落後是文化上的落後。所以就參照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拿「德先生」、「賽先生」來比較，就發現儒家學說裡找不到這些東西，舊文化要為落後的現狀負責，因此遷怒於孔子老人家，所以孔子便擔了代罪羊的角色，過去孔孟學說是中國文明的主流，捧得極高，此時卻摔得極慘。這種批判在中國知識界是罕有的現象，是左右兩派都一致的行動；左派更不用說了，大家應該都知道陳獨秀（毛澤東在五四時期還排不上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右派的領袖就是胡適。胡適說：「正因為兩千年來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是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這是非常激烈的態度。

「**破四舊，批林批孔**」：文革時期的破舊文化、破舊思想、破舊習俗、破舊習慣。與後來的「批林批孔」在 1974 年達到高峰。講到舊，中國的舊模式是誰奠定的？當然是孔子，他責無旁貸，所以變成徹底四舊的總代表。批林、批孔是從 1966 年 10 月譚厚蘭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個出來站在陣線上，和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孔子是萬世師表，這些作老師的人過去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孫），衝到山東曲阜毀壞孔廟、孔墓，挖自己的老祖宗出來鞭屍，那種野蠻、慘不忍睹也是絕無僅有的。二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全部遭到徹底的破壞，破得愈徹底就表示愈革命。批林批孔這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全國中、小學生第一次聽見了孔子反動言論的傳達（我一上中學就遇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打起一場批林批孔的人民戰爭。1973、1974 年的時候，我在農場的子弟中學作老師，學校領導交給我的任務就是辦一次批孔的展覽，既然我是展覽的設計師，就把孔子的罪行在一塊又一塊的版面上佈置好，我也在這事上跟著起鬨，每個班都來看。因為我之前曾受過一次批鬥，所以我這次將功贖罪，得到領導的一些肯定。這些事情都是我記憶猶新的，那時不知上帝的真理，根本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巴金是全國最受尊敬的作家，巴金也批孔子，1974 年他發表文章〈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後來被畫成了漫畫給孩子們看，把他講成孔老二、是反動的罪惡，為什麼呢？說是為了即將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發出哀鳴。因為孔子代表春秋時的奴隸主階級，當秦

朝末期、春秋新興的地主階級出現，這是先進的、反動的階級，所以就用這種方法來批孔。這些可笑、拙劣的事情也是世界少有的一台丑劇。

以上種種世所罕見的事情，不管你橫看、豎看，還有哪一個人像孔子這樣？如果說他是文化名人，那我們來看看世界各國的文化名人，如希臘的蘇格拉底、法國的兩果、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哥德，他們都是國家的文化代表、知識精英，他們的國家和人民都會從這些人身上得到一種民族的自信，或是一種自豪，他們從來沒有被國家批鬥過，既然他們能成為國家文化的主要影響者，就自是備受尊崇（當然一定也有受些批評），但是他們的遭遇從來沒有像孔子這樣，要不就是至聖先師、被捧到嚇人的高度，要不就是被徹底的打倒、踩在腳下。中國人的性格裡實在有很多非常粗鄙的東西。

我們再看**新儒家**所說的孔子（他們說是學術儒家，又說是「儒教」），孔子現在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變成了宗教性的人物！中國要把孔子也說成是「世界級的宗教領袖」。那麼，我們就看看其他宗教性的領袖；沒人會怎麼談釋迦摩尼是印度人吧！印度人並不承認釋迦牟尼，因為印度教才是屬於他們的；大家通常都說釋迦牟尼是佛教界的，而不會用國籍去談他。由於信仰本於表明人心，把一切文化的、世上的東西都撇開了，是要直接面對那超越性的神，而不在於人類的本身，所以不會有民族屬性和文化屬性才對。釋迦牟尼是宗教性的，那麼穆罕默德呢？他也不是屬於哪一個國家，是伊拉克人、伊朗人？或是阿爾及利亞人？有人說他是阿拉伯人，這倒是說得沒錯。穆罕默德的信徒最多的是在印尼，印尼人信伊斯蘭教的最多，所以穆罕默德是宗教性的沒錯。那麼出生於猶大伯利恆的耶穌呢？猶太人並沒有以耶穌自豪。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沒有把宗教與民族屬性連在一起講，所以，如果中國把孔子變成宗教型的世界領導人，就不倫不類了，但是放在中國文化裡談是可以的；而若把文化的事情硬拉到宗教的高度上去講，結果就是拉不上去、只能跌下來。到底中國文化裡缺了些什麼？以下我們就看孔子所表達的內容，還有他所受到的尊貴禮遇和淒慘遭遇，也顯示出中國人在其中的掙扎、矛盾。

二·孔子學說簡介

我用《中華三教與基督福音》這本書來介紹，它的作者是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他後來也成為基督徒，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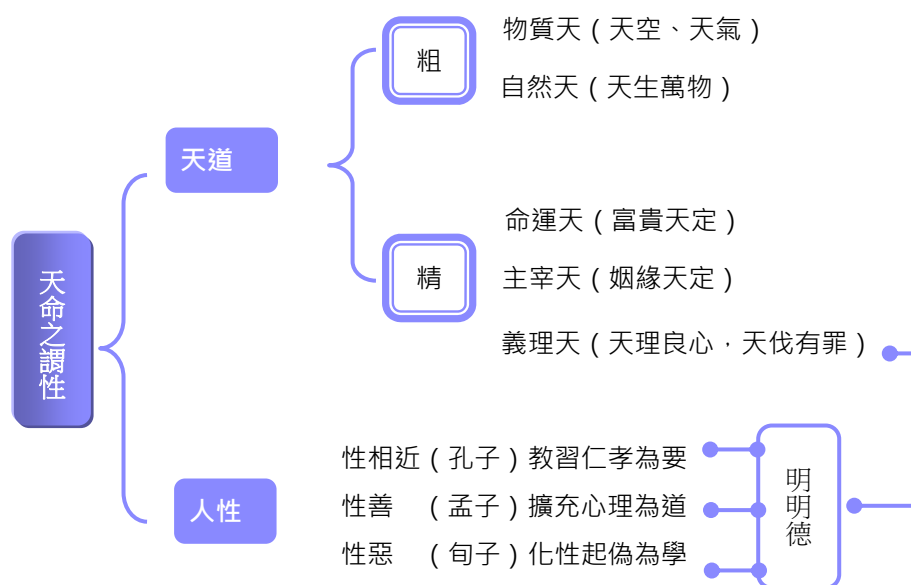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1:1）

所謂「天命」是指天理、天道。天道分為「粗」和「經」兩類（見下圖一），「粗」分為「物質天」（天空、天氣），「自然天」（天生萬物、唯物主義）；「經」是命理學，分為「命運天」（生死由命、富貴天定），「主宰天」（有緣千里來相會、姻緣天注定），「義理天」（孔孟注重的天理良心、天伐有罪）。這個觀念是怎麼出來的？從商朝，商紂王無德暴政、喪失天道，所以天要懲罰有罪的人，於是興起周文王、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天助成功，這大大鼓舞了他們的自信心。（商朝人喜卜卦、崇鬼神，凡事必卦，非常迷信。）商朝沒落以後，周朝高舉公義、仁義之旗，居然能夠一呼百應，人民對此印象深刻，因此產生了「義理天」。他講天命，如果整個天理、天

命是陰陽兩合、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看為天命的一部份，那麼，最後落實在哪裡？落在人的本性中，即「天命之謂性」。

你要去找天命嗎？就向內看，向良知來求「天命之謂性」。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就是說每個人的本性都差不多。後來孟子說「性本善，習相遠」，相反了，就是說大家的環境不一樣，沾染的壞習慣也不一樣，有的人會變壞，但大家的本性仍然是一樣的「性善」，擴充心理為道。荀子又提出「能化性，能起偽」的化性起偽之說，他說的「偽」不是指人性之偽的意思，而是說要把人性裡面不好的東西除掉、並朝好的方面來學習。這兩者之間就有一個象徵，那要怎麼做？就要「德明德」，要有光明的德行，這是上天賜給每一個人的，這叫「天命之謂性」。但是，人活在世上有各種灰塵、各樣誘惑，所以人還需要「明明德」（第一個明是動詞，第二個明是形容詞），就是要發揮光明正大的品德，此為「天命之謂性」。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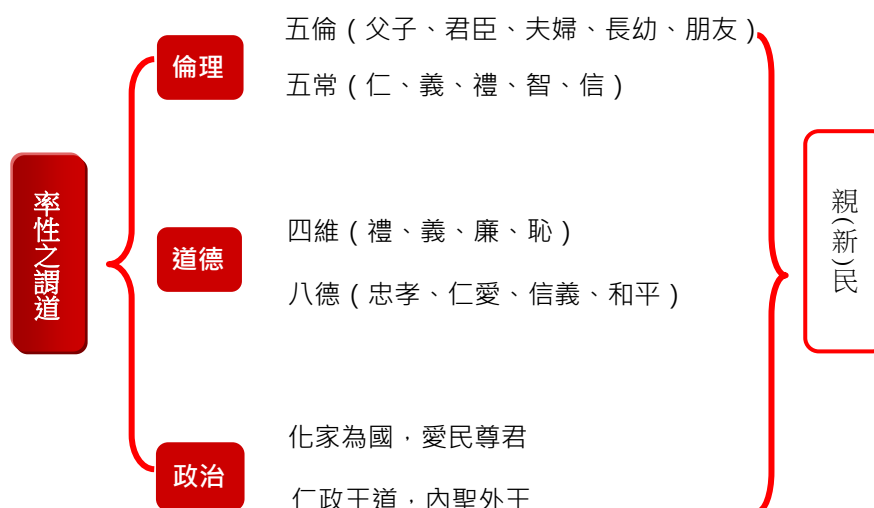
第二句，「率性之謂道」的意思就是說，你本性裡的美善若能自然發揮出來，那就能成為「道」了，這「道」不偏離人的善。他的「道」分為倫理、道德、政治三類（見下圖二），倫理下分為「五常」、「五倫」。我們可以看見人際的五種關係，就是父子有仁、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卻獨缺了一倫，即人與上帝的關係；沒有了人與神之間的這一倫，其它五倫也就空了。至於「五常」（中國人似乎對「五」特別感興趣，喜歡講五行，國旗也是五顆星），即仁、義、禮、智、信。

道德，分為「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古代人相信這個世界是由四根輪柱托起來的。）現在中國很少聽到這些用字了，但在台北還可以看四維路、八德路，仁愛路、忠孝路等等；當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時，台灣則是致力中華文化，台灣來的弟兄姊妹就比較熟悉這些名字。

到了政治上，就化家為國，君愛民、民尊君，開始家國不分、「沒有國哪有家」的最後變成了民族主義，就產生了專制統治。仁政王道、內聖外王，「率性之謂道」

的這個「道」是怎麼表達的呢？就是「親民」，後來被朱熹改為「新民」，即革舊佈新，教導人要心意更新來體會「道」（都是從普通啟示裡所體會的）。

*圖二



第三句，「修道之謂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道」擺在這裡了，但你要常常去用、常常修練，通過不斷的教導、耳提面命、彼此提醒和激勵，以提高自身的修養，這就是教化的工夫。孔子很著重這個，要人修道、弘揚道，回到人的本性。以心為本、以孝為始、敬天法祖，希誠、希聖、希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話是《大學》裡說的，叫作「止於至善」（見下圖三&四），什麼意思呢？你會發現，以仁心為本（還是回歸到心的上面），明心見性。以孝作為開始的話，那第一個關係就是對待父母；敬天法祖，就是要效法祖宗，慎終追遠。格物致知，就是要你看世界的現象來研究、知道事情的本相是什麼，然後你就可以誠意正心。「格物致知」在我們現代來看，是物理學、自然科學的事，那麼，科學知識與道德修養又有什麼關係呢？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儒家說的「修道之謂教」。

儒家的經典，所謂「四書五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四書的部份是指由孔子所說、後由孟子繼承並且發揚光大的，孔子靠孟子給總結出來的兩個理性，一個就是《中庸》這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另一個是《大學》裡面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見下圖四）。「中庸」是什麼？若是「親民」就會沒有了立場？這是錯的！中庸之道，是指極高的明智，行得過了不好、行得不及也不好，所以要行在人性與自然天道良善的正道中間，叫作「中庸」。《大學》不是指 U.B.C.，而是指那極高深的博學哲理研究，它提出要「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一個理想雛型，提出來以後不知有誰實現過？沒有實現過。以上為儒家學說的扼要簡介。

*圖三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篇）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篇）

b) **強烈的是非價值自覺**。*參馬太福音 7:12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篇）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篇）

c) **執著的人生使命感**。*參馬太福音 6:31-33 「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篇）

d) **難能可貴的謙恭自省**。*參詩篇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篇）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篇）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篇）

2. 無論孔子在世人中如何鶴立雞群、表率群倫，但他也只是人，有被造之人的限制，也有人罪性的限制。

*參羅馬書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在孔子的《論語》中，最被現代人詬病的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這有幫助執政者施行愚民政策之嫌，但有些學者認為是斷句錯誤而造成的誤導。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陽貨篇）這有歧視婦女、男女不平等之嫌。

從神在基督裡的特別啟示來看：

a) **不認識真神，也不尋求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也。」（雍也篇）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

b) **因為不認識神，也就不能認識人，所以孔子的倫理教導缺了最重要的根基。**

*參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篇）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篇）

c) **雖看見人性之敗壞，卻仍然相信人本自足，可以自我盡善。**

*參羅馬書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篇）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

d) **孔子關心國事，卻不知如何使掌權者受到制衡、監督，以解除「苛政猛於虎」的苦難。**

*參路加福音 20:25「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使徒行傳 5: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篇）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篇）

上帝的啟示有兩種，一種叫「特殊啟示」，一種叫「普遍啟示」。普遍啟示是藉著兩方面出現的：一是所造的天地，是人明明可見知的；二是顯在人心理的道德律，也就是每個人都有的是非之心，不管民族、民情、文化如何不同，但基本的道德準則有一致性，因為這是上帝的普遍啟示，就能超越民族、超越文化。孔子在這方面能表達出來的看見和回應，堪稱中華歷史上最卓越的代表，所以我們可以照著聖經來肯定孔子，他的學說是上帝普遍啟示於華夏文化中的明證，因為上帝的普遍啟示、上帝的

道，一定能在世間找到相應的看見和說法，例如聖經裡面說的「十誡」：不可殺人、不可欺騙、不可偷盜、不可姦淫、不可作假見證……等等，這一類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看法。

第二，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對中華同胞眷顧。上帝讓孔子這一位文化巨人甦醒過來，孔子才能有所表達，但這並不是說靠上帝的普遍啟示就足夠了，因為還要靠著上帝的「護理」，再讓中華同胞得到眷顧，我們更要為此感恩（最後總結時會再詳解）。我們看宋朝的大儒理學家朱熹歎道：「天不生仲尼（指孔子），萬古如長夜。」（見《朱子語類》卷 93）這句話對不對呢？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如果孔子不出現，中國就更落入渾沌當中了，低級的、野蠻的和偶像崇拜的行為就會更加嚴重。孔子也像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小部份，上帝的道被他思想、閃光出來了一些些光輝，讓人們可以看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不成片的、不完全的這些內容，也是來自上帝的眷顧。

國學大師柳翼謀以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他這樣說是非常尊重儒家文化的。但其他中國文化中的三教九流，另有十家，包括道家，都有點不服氣，不過就算不服氣也只能承認孔子儒家是主流、是為首的。柳翼謀所謂「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孔子是歷史上第一個整理他以前時代的東西的人（若說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孔子剛好生在中間的二千五百年），他編成了四書、五經，還有《春秋》史記，孟子曾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孔子把春秋時期的亂臣賊子一個一個點名出來，所以就從他這裡開始恢復正直的規範，他做了很多古籍的修訂，因此說，孔子是以前時代文化的集大成者，這是他當之無愧的。（蘇格拉底則是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

柳翼謀下一句說「其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就更夠看了，例如四書之一的《論語》，梁啟超說它是「兩千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見《國學入門書要目》）。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的領軍人物，也是國學大師，他把《論語》提的非常高。四書裡面說到倫理方面，說得很不錯，可見孔子的德行、人格、修養、智慧、才能真是無人可比。基督徒這樣肯定他也不為過，因為這乃是從人的文化中所作的比較，所以孔子的弟子才會讚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罕篇），這種形容真是不得了！我認為最不容易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謙恭好學、安貧樂道、設壇講學、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奔走呼籲克己復禮、弘揚仁義，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些確實都很令人敬佩。

孔子說他自己為學的態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篇），這是他很老的時候對他弟子說的話。他視富貴如浮雲，也很難得。他無權、無勢、無財，一個窮教書匠，是第一個在民間興學的人，他的人品和學問都極感人，深受眾弟子的敬仰、愛戴，所以在他死的時候，弟子即知這是一個極大的文化損失，因而帶著乾糧去守他的墓，守三年、四年、五年不肯走，就為追念恩師的教誨，還紛紛捐錢在孔子故里建立孔廟、孔陵（那時候政權還沒介入，後來發現孔子的民間威望這麼高，政權便加以利用）。弟子們這樣的行動是感人至深的，可見孔子一生給弟子作出的榜樣，他的智慧、師德、品格及各方面的精神和才能，著實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孔子雖然「述而不作」，但其言行被記載、被奉為圭臬，成為後人的生活與作人的指導，這除了孔子，只有耶穌和蘇格拉底。我講這話，是從人文界講的，即使是不信耶穌「道成肉身」的人文學者，他也不得不承認的。

釋迦牟尼呢？他死後，沒什麼人理他，等到五百年以後，釋迦牟尼的弟子第一次大集結，回憶五百年前師父說了些什麼？已經很難考證了，五百年後再來回想，都要失真了！蘇格拉底一死，他的弟子柏拉圖就開始記錄了。

耶穌呢？當他從死裡復活、向人顯現、升天之後，他的門徒們就立刻開始把耶穌的言行全寫了下來，都是在同一時代裡面。孔子也是。從這個角度和成就來看，耶穌是上帝的獨生愛子；從人類來講，西方有蘇格拉底，東方有孔子。西方是以「知」為主要的追求，東方是以「德」為主要的追求，形成了不同的兩種文化型態。

從以上《論語》的看見中，我們可以知道孔子所領悟到的，已達到世人對上帝普遍啟示所作回應的最高峰。儘管我們稱讚他敬畏上天的旨意，他找到接近道的部分，然而他絕對達不到聖經話語的完全和高度，因為他還在「特殊啟示」之外。保羅說：「深哉！神豐盛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這裡看見了，上帝是有位格的。孔子就不是這種看見了，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這就批判了毛澤東這類人，無法無天、什麼都不敬畏的人，以為人定勝天、要與天爭鬥，還自認其樂無比的人。孔子畏天命，有敬畏之心，這是君子必須要有的心，否則一定會無法無天、什麼都不怕、以自我為中心、權利不設限、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那是很可怕的情況。

《論語》中提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就是孔子知道上天有公義，上帝絕不會把有罪的當無罪，這是上帝公義的本性，孔子從普遍啟示裡知道天理不可違，人不可得罪天。但是他不知上帝的慈愛，人若能認自己的罪，那信實的上帝就洗淨人的罪孽……這部份是他不知道的，即使他已懂得敬畏天，會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我是 1991 年信主的，那時候我代表查經班表演，我作書生的角色，當時用的台詞就是這一句，朗朗而讀「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意思是說，不埋怨所處的環境、不埋怨別人對自己的不好，只要好好的學習，不恥下問。然而，「下學而上達」，能「達」到哪裡去呢？他就不知道了，歸納法是有限的；他沒辦法通達到無限的上帝那裡，他上不去了，更不知能達到哪裡。他說「知我者，其天乎」，這是一種天命觀，不論上天的旨意是寬仁的或是除滅的，他都有一種義正辭嚴的精神，因為他認定了他所看見、心裡所想的事情，所以他不怕權、不看人、不趨炎附勢，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實在是非常難得，強烈的與世俗價值隔絕分別。

耶穌有一句話是西方人的金律——「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馬太福音 7:12）孔子也說過與此接近的話，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老師你告訴我一句話，讓我可以終生奉行的話。孔子就回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就寬恕別人吧！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加在別人身上。這是消極的態度，我自己辦不到的、不想接受的，不願被別人謾罵、欺騙、鬥爭的事，我不去暗算別人，也不希望被別人暗算，這叫「推己及人」。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個忠不是指忠君的忠，而是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的感受、不將自己不想感受的東西丟給別人，這是「推己及人」的意思。若你自己都做不到，就要寬恕別人也做不到；你不能對自己寬仁、卻對別人嚴厲。而耶穌教導的是，你要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要先怎麼對待別人，祂乃是要人主動、積極的去做。這就是耶穌與孔孟所教訓的在動態上的差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古代很講究「義」，非要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有強烈的是非感。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利益，什麼階級就有什麼利益，使人為利益而戰，所謂無產階級的「崇高」就崇高在這裡。馬克思最大的「貢獻」就是使人發現：人終究離不開自己，要吃要穿、要利益，這些成了人最重要的維護，而所有的法律、教育、政治不過是為了維護人的種種利益所準備的。其實，他沒什麼真正超越利益的道理，都是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編造出來的，哪個階級掌權了，就由哪個階級編造一套東西再來維護自己。什麼叫法律？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利器，誰上了台就把誰的利器寫成法律、強加給別人。當法律失去公義，就任由「台上階級」說話（相對的是無產階級），這就是「逆」，只看短期效應、見利忘義的人格，這一點，孔子教訓得沒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這是孔子的人生使命感。問題是，不知道最高的仁、義在哪裡？此處清楚看見他說不能為了求生而害到別人，不能讓人家去死、自己卻逃跑！這是作人的基本仁義，要有基本直覺。不知仁義便不知何謂天命、何謂君子。志士仁人很強調是非的執著，不會為了使自己活下來就出賣別人。而我們作了基督徒之後，知道「為主而活，為主而死」才是最高的仁、最高的義，因為耶穌說了：「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1-32），孔子是知道我們不要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他教大家不要把這些事看得太重，他也知道要求義，但卻不在於求上帝國的義。

孔子的一種使命感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求聞從天上來的道，如果聽到了，夕死也甘願。孔子也懂得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這都是很難得的志氣，不為五斗米折腰，出賣原則的事情不幹。因為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 4:4）這意思不是說不談吃喝的問題，而是指優先次序，叫人不要為小事憂慮，而更當思考道、謀求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這是難得的謙恭自省的德行，可貴的人生使命感，他明白這個道很遙遠，要努力去追求。但是，這種自省與上帝要的仍有不同，因為「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詩篇 51:17）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由此可見孔子多謙虛，三個人中間就有他可學習的老師，看到人家好的方面就效法，看到不好的就照鏡子自我反省改正。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若看到別人的優點，我就向他學習而非忌妒；看到別人的缺失，我不是只會看輕他，而是要省察自己是不是也這樣。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真正的過錯，是那種堅持不改的態度，沒有謙卑認錯的心。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是指《易經》）

再給我一些時間，我就可以無大過了。這說明他現在還有大過，他要繼續學習可以改得更好一點，由此可知他確實是能深自反省的賢德之人。但在這裡我提一個建議，很多人說孔子是「至聖」、「聖人」，然而我們要將「聖」分別出來歸給上帝，所以我們應該說孔子是「偉大的先賢」。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你說我是聖人、仁者，我怎麼敢當呢？你看連孔子自己都不敢當了啊！所以我們也應遵照他的意思不稱他為聖。無論孔子在世人中間如何鶴立雞群、表率群倫，但終究他只是個人，有人被造的限制，也有人罪性的限制。什麼限制？羅馬書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犯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5:12）這是從亞當以來人類就有的罪性限制，而孔子和任何人一樣都是亞當的後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曾被人批判說孔子鼓吹愚民政策，幫統治者出謀劃策、愚弄人民。但有更多學者認為這是斷句的問題，因為過去沒有標點符號，所以認為孔子的意思應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說，若人民可以去學著做，就照著做；若人民學不來，就要教他們知道怎麼去做。這句話和孔子的其它言論是相合的，因為孔子有教無類，誰都可以教，無論什麼出身都不看輕；如果有人學不成，是他自己不可雕也，並不是孔子不肯教。其實，孔孟之說都不是為了統治者出謀劃策用的，他們的思想是民本的，卻被君主拿去統治利用了。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這句話有歧視婦女、男女不平等之嫌（小人也是指身份低下的人）。孔子常有小人與君子之說，他說的「小人」通常是指德行低下的人，但是女人未必德行低下，從這個角度來講，孔子很難自圓其說。我們或者可以為孔子辯護說，他不是這個意思，是弟子抄錯了！但若孔子真是這種意思的話，不過是證明孔子身為人也有不對的嘛！他也受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因為當時的婦女地位就是很低。所以孔子也無法超越時代，無法脫離世俗。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過去中國批林、批孔時期用了很多話，包括這一句，但用的人卻是出於錯誤的認知！孔子說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因為你是士大夫就不用刑、你是下人就不需以禮相待」，而是說「你是作官的，懂得法律，若知法犯法還要罪加一等；底下的人不懂禮節，你不能因為他不懂就馬馬虎虎算了，還是要用禮去要求他」。

3· 孔子理論中的錯謬之處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什麼是真正的敬神？這一點對人來說是最最重要的部份，然而他卻要大家敬鬼神而遠之，而且這話裡面還神、鬼不分了。不迷信的孔子，大家很尊敬他的理性，所以就跟著不信神鬼了。孔子完全忽略了天是有位格的，所以沒有去認識這位神。聖經說：「神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尋求祂的沒有？」（詩篇 53:2）孔子沒有尋求祂，這是我們可以看見的事實，「子不語怪、力、亂、神」，他竟然將神與其它的東西混為一談，真是很可悲！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儘管孔子敬畏上天，但他卻斷定上天是不會說話的；他把上帝的位格去掉，用「天」來代表，「天」是他的至高，就變成了知識份子的另一種偶像崇拜。天不說話、人不甘心服氣，所以一定要找個什麼「神」來敬拜，就變成多神論了，結果是有很多很多的偶像被造出來。在這方面，不論東方、西方都是如此。

由於不認識真神、也不認識人是什麼，孔子的倫理教導就必定缺失最重要的根基，例如，聖經說：「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馬書 6:23）關於生與死的問題，上帝就藉著聖經顯明了。而孔子對生死是怎麼理解呢？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看起來，子貢偶爾也會發一點牢騷吧）意思就是，夫子說的如何作人、如何行仁義禮智信的這些章法不少，但人性與天道這部份你都不好好說，你老是講「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但究竟那至高的天道如何，我們一直沒聽你說出來。又如，孔子到底有沒有搞清楚神鬼這方面的事？有沒有、好不好這些你都可以講，但他偏偏避而不論，所以他面對學生的提問時，就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種態度去回答。學生再問他：「敢問死？」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這意思等於告訴別人說，我們活的當下很多事情都還沒解決，「死」就等到時候再說吧！對基督徒來說，要倒過來看這句問話，變成「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人不知死亡是因為罪而有的，又怎會知道應該接受耶穌基督那赦罪的平安以致得著永生呢！所以這才是生與死的因果關係。

我曾經有一篇信息講到「在中國文化中的實用理性」（見《聰明反被聰明誤》2007，台北中福），提到我們當時在中國讀書的時候，把李澤厚這位理學家捧得極高，因為這種「未知生，焉知死」的中國「智慧」，就輕易把那些看不見的、遙遠的問題給避開了，只選擇那些實用的，叫作理性實用。因此，人最重要的生死問題反而沒講，就達不到宗教的基本要素；宗教若不關心死和死後的事，它就不能成為宗教。所以，孔子學說是不具宗教性的，雖然他看見人性之敗壞，但他卻相信人人皆可自我盡善；孔子閱人無數，弟子三千，和人打交道了一輩子，但是沒有上帝的光照啟示，他還是不行。羅馬書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7:18）保羅知道人心裡的意念和肉體的軟弱，想靠自己行善是很困難的，必須要靠神的恩典才行。我對於孔子所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句話很感動，他說從未見過哪個人喜歡培養自己的好品格能勝過喜歡女色的性情。可見得，原來我們的罪性亦顯明於此。然而，孔子無論看見了多少的黑暗醜陋，都沒有引出這方面的正確結論，還是一直相信人性善良、人能靠自己努力達到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句話，就發揚了人本精神，變成一切都是人的作為、天道還得靠人來發揚才行，沒有人的努力，什麼都是假的，所以是人能夠弘道。但是基督徒知道，這句話也要反過來看才行，因為其實是「道能救人！道能弘人！」曾有人說：「牧師把道講活了！」這說法就不對了，因為這是道的本身救了人，而藉著人在傳講的過程中幫助大家醒過來、活過來的。所以，不是像孔子所說的「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他認為「仁」並不難做到，只要人想做就一定能做到，這是對人性的大信，還是停留在「人為努力」的錯誤當中。

4· 孔子關心國事，但不知如何使掌權者受到制衡、監督，以解除「苛政猛於虎」的苦難。

他講了半天卻不知如何預防，所以，預防無方、糾正無力。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路加福音 20:25）意思就是說，人應當聽從神而非聽從人。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認為，君王如果做到了克制自己、回復到禮的境界，人民就會一起效法，這樣一定讓天下歸入仁者；行仁則全憑自己工夫而不在於他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認為，政府若能用法制來領導人民、用刑罰來命令人服從，這樣，人民就怕觸法而不敢犯罪，但因為是靠刑罰才使人不得不從，所以刑罰一旦鬆弛就容易再犯罪；而能免於無恥犯罪的還是靠人的「羞恥心」，它要從哪裡得著呢？他就告訴政府，領導人民、使人民順服是要靠「德行」。那麼，上面的人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沒有羞恥心，這又該怎麼辦？孔子沒有提出制衡、監督的方法。

季康子（魯國大臣）請教孔子如何為政的時候，孔子回答他：「政，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說政府若能行得正、領導得正的話，下面的人有誰敢不正？這真是簡單的政治觀啊，也顯示了一種比較幼稚的想法。孔子沒能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因為他不知道貴為君王者也同平民百姓一樣，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是要向上帝負責的人，並且要靠上帝的力量才能行善為仁。

四· 擺正孔子及其學說的位置——中國基督徒的福音及文化使命

羅馬書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8:28）當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福音及文化使命，是要在上帝的話語指引下擺正孔子學說與福音真理的關係，正確分辨孔子在中國文明和民族意識形成過程中所起的正、反兩方面作用。我們要深切反省、悔改，中國同胞在孔子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種種罪性，是何等抵擋了上帝的主權與恩典，虧缺了上帝在中國大地上的榮耀。

1· 孔子代表的儒學體系，展現了人可以在上帝的普遍啟示下對仁愛、公義、倫理秩序的道德自覺；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使中華文明的主流早日擺脫了泛神主義偶像崇拜的低級迷信狀態。

我們要為上帝在祂普遍恩典中對華夏民族的眷顧，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就興起孔子這位繼往開來、奠定中華文明道德價值的偉大先賢而感恩。這一點我們首先提出肯定。孔子盡了人文的自覺，其率性修道的精神幫助了中華文明的主流較早擺脫泛神主義偶像崇拜的低級迷信。尤其是擺脫低級迷信的這個部份，因為羅馬書說：「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心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1:20-21）上帝是不朽壞的形像，人竟然把會朽壞的人、獸、鳥、蟲當作神來敬拜（像印地安人拜老鷹、拜熊等等），雖然說後來用人作為偶像來代替獸、鳥、蟲總好一點，畢竟人還有神的形像、有道德的直覺，然而，事實也有兩面，就是當你

把人抬高到這種地步之後，人也開始對抗神，成為一個更大的驕傲，就陷入非常可怕的狀態。

2· 孔子在上帝普遍啟示下表達出常人難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我們敬仰並予以肯定，但孔子與眾人一樣都是生在亞當裡，也犯了罪，需要基督寶血的拯救。

雖然我們敬仰孔子在上帝普遍啟示之下所表達出來的內容，確實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但是，孔子也是生在亞當裡的罪人，同樣需要耶穌寶血的拯救。孔子算得救了嗎？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是「不知道」。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要是得救的話，一樣是因為耶穌寶血的拯救，因為天上、地下只賜下耶穌基督這一個名字是人能夠靠著得救的！

3· 孔子使中國人的心靈從超越外在的宗教探求（對道的探求），轉為只關注人面對實際事務中的良知運用（對德的追求）。

因為神的特殊啟示沒有臨到孔子，所以孔子不認識三一真神才是創造天地、生命和掌管宇宙一切的主宰。他使中國人的心靈從超越外在的宗教探求、對道的探求，轉為只關注人面對實際事務中的良知運用。敢問死？敢祀鬼？這些超越人生活範圍的事情，孔子把它們看成無足輕重的，所以他回答你，而這就深深影響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使中國人的眼光從此沒有了超越性的追求。所謂崇高的天理、天命，最後都被化為人對內心的了解而已。孔子不知曉世人（包括他自己）都處在普遍墮落的罪性當中，更不知曉只有耶穌的十架救贖才是世人的出路，他以為一切仁義良善都能夠從人的本性而來，居然說崇高的天道是從人出來的，變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比人還低了。所謂「率性之謂道」，既然這個「道」不高，自然就舉不起來了嘛！

孔子最大的理想是要靠聖君明主以德治天下、使天下歸仁，但這已永遠成為一句空話，因為世人都是罪人，哪怕是有仁德之人，在高位上受到誘惑也會變成壞人，這叫「絕對的權利使人絕對的腐敗」，這一點是孔子想不到的事。他的學說被中國統治者利用後，他反而成了專制的幫兇（指客觀上的幫兇，非主觀上的用意）。期望教化世人發揚良善、用心良苦的孔子，他的教化能使人人受教嗎？其「修道之謂教」的理念是有教無類、循循善誘、悔人不倦，他都做到了，但有什麼效果呢？其實，我們罪人都是朽木不可雕也！世人皆罪人，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唯有重生、成為新木並在新木上雕塑才行，也不是把新酒裝在舊皮囊裡面的方式。所以，他整個建立的根基就錯了，這種教化，兩千年來綿延不斷，除了突顯出個人崇拜的虛偽、冷漠、狡詐、殘忍、知罪犯罪，如同聖經羅馬書上所說的，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站不住腳是一樣的情況，律法已是上帝賜下的話語，但若沒有神的靈在裡面、沒有神的重生和揀選在裡面，人是根本沒能力守住律法的！以色列不能，我們也不能，因為「教化」無法實質上改變中國社會兩千年來的苦難和愚昧的黑暗，所以，人要面對的問題不在「教化」，而是在「重生與拯救」！

4· 我們要反對將孔子封為「至聖先師」這麼高的地位，反對向其頂禮膜拜。

當年辛亥革命後，有些人要把儒家當作國教，當時有一批基督徒起來抵制。古今政府尊奉儒學的行為，雖然還不到封為國教的地步，但是國家出錢舉辦隆重大典，亦屬政教不分了。我們也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中國一切的不幸與黑暗歸罪於孔儒學說的聲討運動，孔子不是中國黑暗的代罪羔羊。（他若是代罪羔羊，那可不成另一個耶穌了？）

孔子只是黑暗當中的一把鑰匙，好像點了星火給我們照亮了一點事情，但後人卻把那星星點火變成了熊熊火炬！不論是無聊的文人還是無恥的統治者，把壞事都加諸於孔子、把他打入地獄的行為，或者是把孔子高抬到九霄、把他神話的行為，都是中國人罪性可怕和可悲的表現。從這裡也看到中國人罪性的兩端，當年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共產黨，為了政治而反對他到底，如今「和諧」了，又想拿他來用，不僅恢復祭孔大典，還在海內外大力發展孔學，這完全是實用主義，說明了人事的反覆無常，我們絕不可輕信去跟隨一個不真實的信仰啊，絕對會受到利用的。

5. 不要以為有孔子就了不起，而「蠻夷」都不懂；我們要反省、悔改因奉孔子為偶像而生的民族自大。從明清以來直到五四運動，儒學都是抵擋福音來華的最大力量。

我們常常以為有孔子很了不起，周圍的「蠻夷之邦」都不懂。事實上，從明、清以來直到五四運動，儒學都是抵擋基督真理入華的主力，所以那些教案都是拿著孔子經典的書生去搞出來的，他們在這方面又被利用，更呈現出一種驕傲的民族自大。近代「新儒家運動」的興起，表明了中國人依然不能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陳腐價值之爭，中國人總想從自己的老祖宗裡面，找出高別人一等的東西去獻寶。新儒家運動並不僅僅在文化上肯定孔子的貢獻，而是要把孔子立為中華民族文明的根基，不只在中國之內，還要普及世界。因而新儒家也產生了宗教性，可以成為基督教的對立面，然後他們就可以說「基督有……，孔子也有……」。這是為擺脫民族的框架和意識，仍舊擺脫不了中西文化之爭而賭上一口氣，繼續進行著「人道」與「神道」之爭。

6. 我們要感謝神藉著五四運動推翻儒學在中國的道統偶像地位。

五四運動有其正面價值，這樣一來也推倒了儒家學說在中國的道統偶像地位。但是也遺憾看到，正是藉著國學價值體系的崩潰，才為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做了最好的預備，所以共產黨談到五四運動時一定會講要做好兩個準備，一是思想與理論上的準備，二是組織上的準備。毛澤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能雅緻、不能文質彬彬。如果這不是在孔家店被打倒的情況下，毛澤東是說不出這種話的。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這些都沒用，利益最重要，誰狠、誰有辦法、誰能成為一個斧頭幫，暴力就變成名正言順，過去他們造反還不敢公開鼓吹暴力，甚至皇帝要統御人、要發動戰爭也會利用仁義禮智信來掩蓋。過去至少還糊著一張紙、不敢把這扇窗戶統統打開，現在當人完全呈現了更深的惡劣、更野蠻的行為和流氓野心之後，連君子也不感到恥了。批林、批孔的那場鬧劇、醜聞，是把孔子很好的精華拿來進行了極大的扭曲，連裡面那些出於上帝普遍恩典啟示的東西都丟掉了；仁厚民風不再，原本老實厚道的革命對象變成了好吃懶做，

反倒成了革命的動力。所以魯迅說，他翻閱兩千年歷史，最後從字縫裡看見滿本寫著兩個字——「吃人」！

文革中對孔子的批鬥，更加顯明了如果沒有基督真理的指引，任何人想追求革命進步都會愈走愈黑暗，表明了現代人在罪惡的道路上，走得比古人更遠。

7· 基督徒不能關在教會的四面牆壁裡，而要藉著聖經真理在中國的重大文化價值上表明態度。

基督徒不能關在教會的四面牆壁裡，而要藉著聖經真理在中國的重大文化價值上表明態度。這件事情目前仍是一張空白，我上網查，都不見什麼整體性的表達，只有零零星星的一點，說的內容都不完全，不是對孔子有所誤解、就是對基督信仰的神學沒把握好，我很遺憾華人教會竟到了這個地步。

要將孔子重新扶起來的新儒家，還有馬克思主義一派，再加上鼓吹西方民主價值的一派，這三派目前成為中國思想界、知識界的三足鼎立局勢，卻偏偏少了基督信仰的輿論在裡面影響文化！至於西方文化與新儒家的鬥爭，完全是一場文化混戰，兩方都沒有道理，都是罪人在罪性裡打滾的事情，想用西方自由主義來把中國的一切打倒，想以新儒家來批評辯護，都成了無意義的指證，不過是民族主義心態，把自己的定義歸屬搞錯了才會爭那些事情。

我們面對的實在不是一場中西文化價值之爭，而是上帝的普世真理要進入中國文化、更新中國文化的一場屬靈爭戰！願主裝備我們、帶領我們為祂的榮耀而努力！